

創傷、知識與回憶：

探921地震教育園區之展示建構與詮釋*

陳佳利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副教授



* 本文初稿曾以「創傷、知識與回憶之間—探921地震教育園區之展示建構與詮釋」為題，發表於2009年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所主辦的「台灣自然災害史與災後重建」學術研討會，感謝評論人張譽騰教授、主持人蕭宗煌館長的回應與建議，有助本文後續的修改。最後，要特別感謝921地震教育園區提供寶貴的資料與協助，以及受訪的志工與社區居民的熱心分享，特此致謝！

摘要

台灣社會在1999年歷經921地震的巨大災變後，旋即展開設立博物館的規劃，並於2001年在台中霧峰光復國中遺址設立國立921地震教育園區，該園區除保存災難遺址，並積極扮演教育、紀念以及撫慰社會的重要角色。是怎樣的社會背景促使博物館的設立，而921地震園區又是如何透過展覽來傳遞地震相關知識並詮釋社會集體創傷記憶？對觀眾而言，尤其是來自災區並擔任志工的這群人，他們又是如何透過展示來詮釋園區所提供的地震知識與回憶？這些都是本文所要探討的議題。

921地震園區以地球科學及防災知識為展覽主軸及起點，企圖以科學走出悲情；接著應用新聞媒體的手法，回溯921地震災情與救援的歷史集體記憶，並以公部門及民間團體如何積極協助重建家園而結束，企圖引導觀眾從黑暗到光明。從志工訪談資料得知，科學教育的展示內容可以協助志工瞭解地震發生的原因及防災措施，賦予創傷事件可管理性與可理解性，而「影像館」的展覽則引領他們將悲傷的回憶昇華轉化為利他的力量，並從中建構出憐憫、感動及團結合作等意義。

關鍵詞：921地震園區志工、地震展覽、創傷記憶與詮釋、防災教育

一、導論

人類社會經常透過物質文化之保存，來選擇其所欲保留之記憶，並且拋棄或者毀壞不願引起回憶的物件（Foote，1988）。雖然只有極少數的人會留存、甚至展示勾起傷痛回憶的文物，然而，作為社會集體記憶之保存機構的博物館，卻有一些致力於保留、記錄展示各種連結災難與傷痛的歷史與事件。就展覽性質與而言，災難紀念博物館可以分為天然及人為災難，前者以紀錄天災之形成與緣由，及其帶給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之影響為主要內容，如地震及火山紀念博物館；後者則以記錄戰爭及政治迫害等人為因素與歷史，如戰爭紀念博物館及原爆紀念館等。災難紀念型博物館一方面經由重新建構與詮釋事件或災難本身，使得創傷經驗之再經驗與重複討論成為可能，另一方面，因博物館的機構性質及其所建構的公共空間，也成為提供民眾反省歷史、凝聚民族情感、建構認同與集體記憶之場域（陳佳利，2007）。

發生在1999年的921集集大地震，規模之大及其所造成的傷亡慘重，深刻地影響台灣社會，形成集體之創傷記憶。汪文聖（1999：83）指出：「…人們對過去社會記憶的選擇、重組與重建乃針對被遺忘的歷史事件，它們也常成為對社會上某人或某團體的創傷，而為社會中有權力的團體所曾經壓抑或重新喚回。這種現象猶如對前面個人心理創傷問題之宏觀化……」。如果社會國家所經歷之事件及災難，形成所謂宏觀之心理創傷，那麼不斷地重複回返及遲來的控制，如透過各種保存科技來予以再現、詮釋、建構創傷場景，則成為必要的作為。台灣社會歷經921的巨大災變不久後，即開始構想地震博物館的設立以積極保存災難遺址。是怎樣的社會背景使得設立博物館成為可能，而這樣的決策引起了社區居民怎樣的反應？而921地震園區又是如何透過展覽來傳遞地震相關知識並詮釋社會集體創傷記憶？對觀眾而言，尤其是來自災區並擔任地震園區志工的這群人，為何在遭遇這場災難後，願意來到充滿災難現場的博物館擔任志工？他們又是如何透過展示來詮釋博物館所提供的地震知識與回憶？這些都是本文將要探討的議題。



創傷、知識與回憶：探921地震教育園區之展示建構與詮釋

二、地震紀念碑與博物館

在分析921地震園區的展覽及觀眾經驗之前，本文擬先簡單回顧台灣社會如何紀念地震所引發的災難。首先，立碑哀悼為最普遍採用的方式，除了有追悼死難者魂魄的意義外，也具有安撫當地居民的作用。何培夫（2003）回顧了近代台灣所設立的地震紀念碑時，指出早自1906年的明治大地震，受創嚴重的嘉義地區即有立碑紀念，內容除了地震的傷亡紀錄外，也描寫江湖上許多樂善好施的民眾，慷慨解囊賑災之義行。而發生在1935年的昭和大地震，因為造成中部地區慘烈傷亡，隨後在苗栗銅鑼及台中后里等地，也都立有慰靈碑或追悼碑，其碑文內容除了紀事外，也有不少銘刻死難者姓名的碑文，顯示出對於個別受難者的重視。

究竟博物館與紀念碑的意義與功能有何不同？就本質而言，博物館與紀念碑兩者雖然都是透過有形的物質文化，來保存屬於人類共有的記憶，然而，博物館因為涉及蒐藏與展示及其相對應的各種知識體系的運作，其功能遠超過單純紀錄與哀悼的範疇，而更著重於有系統地保存文物，並且透過各種展示手法，達到溝通詮釋與社會教育之意涵。此外，災難型博物館因展示內容及詮釋觀點，有可能牽動國族認同或引發集體創傷等敏感性議題，因此設立博物館的時機與內容規劃，都需要仔細地評估。以猶太浩劫博物館為例，陳佳利（2007）整理美國猶太浩劫博物館相關文獻指出，早在1940年末，美國紐約市政府就有興建猶太浩劫紀念館之提議，但卻受到美國猶太族群所反對，一方面美裔猶太人不願意回顧其族群於歐陸之慘痛回憶，此外，他們為了加強其美國公民之認同，也不希望呈現並加強猶太族群無助之受難者形象。

台灣社會在1999年歷經921地震的巨大災變後，教育部於10月即構想地震博物館的設立，以積極保存災難遺址（周晶生，2002）。而博物館社群，如國立歷史博物館及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也積極投入災區文物之搶救，並且在週年紀念時舉辦各種特展，如2000年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主辦的「九二一災後家庭重建展」、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主辦的



「2000科學週：認識地震」及國立台灣美術館主辦的「集集方舟裝置藝術展」等（王嵩山、董靜宜，2000），都說明展覽在天災人禍頻繁的當代社會中，已經逐漸取代傳統紀念碑，積極扮演著紀念、教育以及撫慰社會的重要角色。吳延晃（2006）主張921災後的文化資產搶救以及地震紀念物保存的課題，應該要放在現代消費社會的脈絡下來看待。興建博物館固然有賴成熟的消費社會所生產的大量物件，經由地震而成為博物館蒐藏品外，但我們也不能忽視台灣社會近年來對於透過博物館保存地方文化及遺址的觀念日趨成熟，加上媒體報導的推波助瀾下，社會各界大筆的捐款與經費湧入災區，不但有助於改善災民的生活現況，也挹注了地方政府的經費與建設，甚至大幅度地改變了南投與台中地區的景觀。正是這樣的經濟力量，使得TVBS關懷台灣文教基金會擬將募得捐款中的一億五千萬元新台幣，配合教育部編列了三億五千萬元新台幣的經費，規劃地震博物館的設立，使其公益事業得以透過博物館而永恆。

三、災難觀光與博物館想像

雖然設立博物館的提議很快就獲得公部門與學界的共識，並且經過多方考察後，選定霧峰的光復國中遺址為建館的地點。但這樣的決策過程，一開始並未尊重社區居民的觀感，而受到當地的居民的激烈反彈，他們除了要忍受家園破碎的痛苦外，也飽受前來進行災難觀光的遊客及遷村疑慮之苦。此外，TVBS關懷台灣文教基金會將賑災捐款運用在興建博物館的正當性，也遭受強烈的質疑。吳東明（2000）便批評：

什麼是『地震博物館』？為的是紀念與哀悼親人友人的苦難；為的是教育後代時時警惕教訓；為的是見證台灣一段沉痛的歷史。但是，如果在警醒後人的同時，是踏著災民的鮮血前進，我們得回頭想想，興建『地震博物館』的目的在那裡？……縣政府也許不知道，『光復國中』的斷垣殘壁旁，到現在還有安置的問題還

沒做好。更何況，我們不希望被觀光，更不希望完全沒有受損的『光復國小』，因建館基地的需要被遷校，剝奪居民運動交誼與受教育的空間。

除了上述對地震博物館的成立目的充滿懷疑外，周晶生（2002）也歸納整理居民抗爭的理由：一、居民的生活空間受到侵害。二、遷村遷校的疑慮。三、建設博物館不是緊急的救災工作。四、地震帶建設博物館的矛盾。五、「發地震財」的質疑。如自光復國中退休的劉先生，提到當初反對的理由：「他規劃的時候很大，想把馬路這邊和這邊的房子全部撤掉…甚至於連小學這邊都要撤掉…會造成整個村子的不安定，所以我們反對」。這些質疑在政府逐漸改善觀光客所帶來的環境衝擊、設計連接博物館入口的外環道路引導車流，並多次召開協調會溝通後，才逐漸化解。在這些衝突與質疑當中，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關鍵，在於社區居民對於政府所規劃地震博物館的想像混沌不明，也懷疑政府利用災難來發展觀光產業，廉價地消費居民的痛苦與創傷。

扭轉居民對於博物館負面想像的關鍵，在於2000年9月組成了包含公部門、學者與社區居民的考察團，參觀包含日本淡路島震災紀念公園為主的幾個地震博物館，其中淡路島震災紀念公園的展覽，以保存阪神地震所造成的斷層遺址為主要內容，成為地質教學的活教材。根據郭一娜（2008）的報導，該紀念公園內設有「記憶屋」，展示在地震中屹立不倒的房屋，以及屋內因地震而傾斜的家具、破碎的杯盤與散亂一地的物件，栩栩如生地復原了地震發生時，一般人所面臨的居家被破壞的場景。斷層保存館科長池本啟二表達了「記憶屋」的展示理念：「我們想告訴大家，地震雖然無法避免，但如果房屋夠堅固的話，是可以與地震抗衡的」。此外，該館也設計了「震災體驗館」，讓觀眾可以體驗四十秒鐘的天搖地動，而由三個金字塔形狀的建築組成的紀念碑上，刻滿了受難者的姓名，也延續傳統的紀念碑撫慰與哀悼角色與功能。更特別的是，該館沒有一張強調受災者悲慘遭遇的照片。池本說：「我們更想告訴大家的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提高防範意識」（郭一娜，2008）。因此，地質與防災教育可說是日本淡路島的震災紀念公園展

示的核心理念，而這樣的理念也獲得台灣考察團的認可，延續為921地震教育園區的設館精神，並於展覽中體現其理念。

四、「以科學走出悲情」的展示理念

在籌設921地震教育園區的過程中，雖然居民的抗爭最後得以溝通化解，但也突顯了在天災甫發生之際，如何撫平哀傷並且轉為積極的重建力量，成為地震教育園區的重要使命。因此該館的展示設計也以科學教育為展示的主軸，而人文社會及歷史紀念則成為次要的輔助面向。正如同張譽騰（2003）規劃時所擬定的三個面向：一、自然科學的面向；二、人文社會的面向；三、歷史紀念的面向。他並且希望「觀眾在踏進紀念園區時，能從認識地震的自然現象開始，進而瞭解到它與人類社會的關係，最後則從具體切身的事件著手，讓觀眾體會同胞的傷痛與記取教訓的重要性」（頁145 - 146）。而這樣的規劃概念，也反映在921地震教育園區的展示設計與內容中。該園區展覽共分為五個區域：

- 一、典藏活動斷層紀錄的「車籠埔斷層保存館」
- 二、見證921地震的「地震工程教育館」
- 三、感受地震震撼的「影像館」
- 四、防範於未然的「防災教育館」
- 五、見證台灣人民的患難真情及生命力的「重建記錄館」

觀眾一進入921地震教育園區，首先會進到「車籠埔斷層保存館」，該展區運用展板及互動裝置為主要的展示手法，以頗為深奧「客觀」的地球科學知識敘述，試圖以各個角度解釋引發地震的因素（圖1）。透過大片的落地玻璃窗，與室內充滿理性科學知識論述相互對照的，是戶外因地震而扭曲隆起、造成約2.5公尺錯動的光復國中跑道，除了強而有力地見證了921地震的威力，而藉由觀察地震遺址教導觀眾關於各種斷層形式與知識，也成為志工們導覽所傳遞的重點（圖



創傷、知識與回憶：探921地震教育園區之展示建構與詮釋

2)。此外，該館獨特的建築也是導覽的重點之一，其設計理念為「以線性構成猶如針線縫合大地傷口為概念，呈現出序列的敘事空間結構，凝聚921地震事件」（921地震教育園區，2009）。然而有趣的是，不同於館方以科學教育為展示重點，邱文傑建築師卻認為跑道的視覺影像與記憶，才是他的設計所要傳達的核心。他表示：

本區被選中應該是視覺效果，特別是此視覺效果其實是瞬息萬變……這其實是活的草皮，不是岩盤之斷裂、錯置，地質上的意義已不是主角，重要的是視覺、影像、記憶、是抽象的…（大涵設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04：58）。

視覺與記憶的意涵，或許在光復國中遺址並無人傷亡的狀況下而被淡化，而地質意義則在科學教育的論述中，成為觀眾參觀地震遺址的主要認知與學習方式。整體而言，在「車籠埔斷層保存館」裡面，展覽內容雖然以地球科學為主要知識架構，但也輔以展板照片資料，描述台灣歷史上的地震及921地震所引起之地貌變化，形成宏觀的科學與歷史兩個展覽軸線，作為引領觀眾切入地震主題的起點。



圖1、「車籠埔斷層保存館」運用展板及互動裝置，以地球科學知識，解釋引發地震的因素。



圖2、因921地震而扭曲隆起的光復國中跑道，見證了地震的威力。

相對於「車籠埔斷層保存館」宏觀但較難以親近的知識架構，「地震工程教育館」則以毀壞的校舍及暴露的鋼筋水泥為展覽起點，企圖結合生活經驗來傳遞建築與工程相關知識。該館分為「毀壞教室保存區」與「展示館」兩部份，前者保留霧峰鄉光復國中震損校舍的原址，觀眾除了可以觀察台灣地區中小學校舍建築典型與震損模式外，也可從毀損教室展出的展板中，一窺當年光復國中上課的情景，殘破的建築內展示過去學生上課的活潑景象，撫今追昔，令人不勝唏噓（圖3）。而「展示館」則由「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協助策劃設計，以達到地震工程科普教育，讓觀眾學習在地震發生前如何自保，避免受到傷害（李政寬、邱世斌，2007）。展示內容包括：「安全的家、先進樓房抗震技術、公共安全等三大主題，主要以實驗室為規劃概念，利用互動式展示結合科學演示，讓參觀民眾從動手操作中，獲得地震工程相關知識」（921地震教育園區，2009）。其中，結合科學演示的互動式展示，非常受兒童觀眾歡迎，例如透過親手操作地震儀測試，觀察不同的建築結構的搖晃狀況，進而瞭解何種建築較不易毀損（圖4）。本區無論是「毀壞教室保存區」或「展示館」，都非常成功且清晰地傳達了如何選擇防震建築以及居家防震措施等實用知識，達到該館「希望透過展示，能增進觀眾對建築安全的重視及並產生社會責任感」（921地震教育園區，2009）。然而，所謂的社會責任感在該區的展覽中，似乎只透過個人對建築工程與地震知識來達到，而沒有進一步思考反省台灣山坡地濫墾濫建、國土政策、環境保護等議題，畢竟僅靠個人的防災意



圖3、「毀壞教室保存區」保留光復國中震損校舍，並展示過去學生上課的活潑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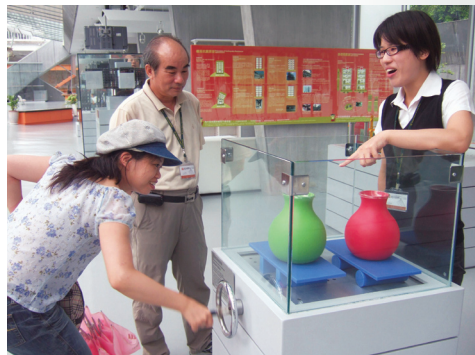


圖4、「工程教育館」結合科學演示的互動式展示，非常受觀眾歡迎。

識，仍無法抵禦在面臨各種天災時，遭受人類破壞脆弱的環境與大地的反撲，而損毀的教室及樑柱所可能引發的傷感與教訓，在防災教育論述傳達下，也轉化為知性的防災教育題材。

由光復國中活動中心改建的「影像館」，則藉由完全不同的空間設計與內容，企圖「集結了921地震相關照片及影音資料，以人文社會與歷史紀錄的角度，真實地呈現921地震在人們心中所留下的記憶」（921地震教育園區，2009）。因此，一反「車籠埔斷層保存館」及「地震工程教育館」採用大片玻璃自然採光的展示方法，「影像館」則以肅穆哀傷的黑色為基調，並且運用照片及年表，以回顧台灣歷史上的大地震為開場白。在經過新聞報導區後，進入「時間刻痕：Time Record足跡」區，這裡以停止的鐘錶為意象，象徵時間回到1999年9月21日清晨1點47分至10月4日之間（圖5），透過照片及新聞影片帶領觀眾回到921災難現場，並藉由新聞攝影，展示台北東星大樓、博士的家及中寮鄉等地房舍倒塌、道路損毀及救援狀況，其中尤為令人動容的是中寮鄉一位孩童雙手握十祈禱的照片；而走道上播放的幾則新聞影片，均以救援為主題，如被活埋長達130個小時後，仍奇蹟獲救的孫啟峰、孫啟光兄弟的新聞報導，似乎在災鴻遍野的歷史敘事中，點燃了觀眾的希望。

接著，展覽主題轉移至國際救援與民間賑災，並且穿插幾個感人的故事，如沈昭良的「中寮紀事」，描述攝影工作者沈昭良為許多遺失身分證的災區居民免費拍照及心得，而「台灣家族的集體記憶」則以不同的家族群像照片，包含仁愛鄉、花蓮地區居民及布農族家族為展覽內容，說明他們不同的遭遇及重建家園的期盼。整個「影像館」雖然回顧了災難的發生與斷垣殘壁的現場，但展示設計經過經營團隊的調整後，



圖5、影像館「時間刻痕：Time Record足跡」區，以停止的鐘錶為意象，象徵時間回到1999年9月21日清晨1點47分。

幾乎已經看不到悲慘的死亡照片，並且透過各界雪中送炭與奇蹟式的生還報導，來說明台灣民間處處有溫情。

至於救災所需的技術及政府的重建工程，則分別於「防災教育館」及「重建紀錄館」中展示，希望「隨著館內展示，帶領觀眾一同關懷頓失親人與家園的災民，看他們如何自立自強、凝聚社區意識，創造出社區產業與文化特色」（921地震教育園區，2009）。其中，「防災教育館」除了介紹各國地震的傳說與災害搜救犬等資訊外，並以整面牆，用各國語言寫著：「我們學到什麼？—與自然和諧共生」（圖6），這可說是天災帶給我們重要的教訓與啟示，但這樣的理念，除了零星的「生物多樣性」展示外，並沒有得到更進一步的探討。此外，本區也設有體能測試等互動區，並展示救災相關配備與物資；但可惜的是，園區並未販售這些實用的防災物品，如斷電球或簡易廁所等，讓觀眾可以立即應用防災知識並增進居家防災措施。最後，「重建紀錄館」則以展板輸出為主，主要在紀錄政府救災的成果與公共工程建設，展覽的手法較為單調而且流於政績宣揚，況且位於廣大園區動線的最後一個展館，很容易為疲勞的觀眾所忽略。

整體而言，921園區的展覽內容與順序，與新聞媒體報導的技巧有若干符合之處。顏祺昌（2001）分析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與聯合報三家報紙，在921地震發生後一個月內所刊登之照片類型，發現其所刊登的照片，一開始以強調地震強大無情的摧毀力量的災難現場照片為主，逐漸地聚焦到救難人員與災民的特寫與報導，穿插感人的救援與奇蹟式生還的故事，而後政府官員及專家的曝光率日益提高，暗示他們將協助社會回歸秩序，並點燃民眾重建與希望之情。整個園區展覽的敘事稍微不同的是，一開始就以理性訴求，從科學與防災教育開始，企圖以科學



創傷、知識與回憶：探921地震教育園區之展示建構與詮釋



圖6、「防災教育館」以整面牆，用各國語言寫著：「我們學到什麼？—與自然和諧共生」。

走出悲情；接著才應用新聞媒體的手法，回溯921地震災情與救援的歷史集體記憶，並穿插地震體驗與劇場等活動，最後整個展覽在公部門及民間團體如何積極協助重建家園而結束，企圖引導觀眾從黑暗到光明。

五、學習與回憶：從志工的經驗初探

經由五個不同主題的展覽內容，規劃團隊希望觀眾經由認識（To know），進而達到瞭解（To Understand），最後體會（To Appreciate），而最終的目的是建立民眾對地震的意識（Awareness）（張譽騰，2003）。然而，觀眾是否如展示規劃團隊所希望的，能夠經由認識、瞭解進而體會？尤其是身兼學習與導覽者的志工，他們又是如何透過展示來瞭解地震，回憶並詮釋相關的經驗？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的方法，除了訪談園區主任及一位經常參觀並曾在建館時擔任籌備委員的社區居民，以瞭解創館時與社區之互動與園區未來的方向外，並於2009年8月訪談10位來自921災區的園區志工，希望瞭解他們擔任志工的動機與對展覽的詮釋。

921地震教育園區目前約有200位志工，多數來自台中縣市及南投等921地震災區。此次研究經由館方協助徵詢，徵得多位志工自願協助研究進行，並完成10位志工的訪談，茲將受訪者依性別（M代表男性，F代表女性）與訪談順序編號（如表1）。就受訪者背景而言，本次受訪志工男女各五位，導覽資歷均超過一年以上，且年齡均為50歲以上，其中50 - 59歲有五位，而60 - 69歲有五位，平均年齡為61.5歲。學歷方面，有8位擁有大專以上學歷，且5位具有自然科學或工程相關背景。在教學經歷方面，有5位擁有教學經驗，其中3位為退休教師。在居住地及職務方面，有7位住在台中縣市，每位志工至少每周到館值班一次，而工作安排一開始是以固定館舍導覽為主，待熟悉展覽內容後，再配合館方輪流在不同的展館協助。受訪者當中，有一位擔任志工隊的班長，協助安排導覽工作，而有一位則為區長，代表園區志工去本館開會。

表1、受訪志工基本資料表

編號	居住地	年齡	學習/ 工作背景	志工年資	擔任志工的原因	每週到館 次數/ 解說展館
F01	南投市	57	大學生物系 國中生物老師退休	2年	本來是自然科教師，覺得921很有教育意義。	1次 斷層館、 影像館
F02	台中縣 大里市	58	碩士 國小教師退休	4、5年	退休後，希望能多做一些社會服務工作。	1次 斷層館、 影像館
F03	台中市	56	大學地理系 國中地理老師退休	5年班長	本想當科博館志工。防災的教育與觀念的推廣。	1次 斷層館
M04	台中市	68	大專 土木工程師	2年	深深體會921災害的嚴重性，想把自己體驗的跟國人解說。	1次 工程館
M05	台中縣 霧峰鄉	66	園藝系碩士 青果合作社負責人	1年多	退休後，想要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服務社會人群。	2次 工程館
F06	台中縣 太平市	58	企管碩士 中華電信退休後，任學校講師	1年多	因為太平區是921的災區，認為應該增加對地震的常識。	2次 斷層館、 影像館
M07	台中市	66	高中服務業	2年多	本想在科博館當志工。退休後的規劃及興趣。	1次 防災教育館
F08	南投縣 草屯鎮	51	大專商學系，曾任代課老師	2年多	本想到科博館擔任志工，不想引發回憶。防災的教育與觀念的推廣。	2次 防災教育館
M09	彰化縣 北斗鎮	68	高中機械科 自來水管理處 -	2年多	想跟觀眾分享地震期間的經驗及教育意義。	1次 防災教育館
M10	台中市	67	大學企管系 大陸肥料農場	2年多	認為擔任義工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1次 防災教育館



創傷、知識與回憶：探921地震教育園區之展示建構與詮釋

在訪談提綱設計方面，本研究設計分為三個主題，以分別瞭解志工的動機、展覽主題與學習，以及展覽詮釋與回憶，詳細訪談提綱見附錄一。訪談問題除了瞭解擔任志工的動機與對展覽內容的看法外，也特別就「影像館」的內容，探詢他們看展覽時，所勾起的地震回憶，而這樣

的回憶是否可以幫助他們正面地看待過去。

一、志工的動機

就擔任志工的動機而言，多數受訪者表示：希望退休後，貢獻自己的力量服務社會，並且進行教育推廣工作。有趣的是，他們其中有不少人（如F03、F07、F08）一開始都是想在知名度高且交通便利的台中科博館擔任志工，但因為921地震教育園區較缺少志工，才在館方或朋友的引介下，轉到921地震教育園區擔任志工。但對於部分志工而言，決定到災難遺址重建的博物館工作，也是個困難的決定。原本在鳳凰谷鳥園擔任志工的F02，是在先生和朋友的鼓勵下才加入：

我鳳凰谷鳥園的一些同事，還有我先生一直叫我…到地震館，我說我很怕地震，我這個人很敏感啦……我是很怕來這裡，所以我同事邀我來的時候是因為這裡缺人缺很多，尤其是星期三更缺，所以我就說好，我答應之後大概半年才來這裡。（F02）

與F02類似，F08本來想到科博館擔任義工，因為住的地方在921災區，一開始並不願意擔任921園區的義工，因為不想引發當時的回憶。在館方的開導下，轉念覺得可以協助防災的教育與觀念的推廣，才抱著試試看的心理，來到921地震園區。除了部份志工需要克服心理障礙外，也有人認為就是因為住在災區，才更應該瞭解地震，如F06表示：

因為我們太平地區也是921的災區，所以我認為我應該認識地震方面的常識，而且本身對志工就有興趣，所以才來當志工。（F06）

另外，也有因為工作與救災相關，而引發他們擔任志工的動機。如M09曾在自來水管理處社頭營運所擔任工務主管，921當天緊鄰水廠附近的住家湧出大量地下水，當地居民誤以為是自來水廠管線破裂，後來才發現是地下水脈被地震隆起，造成土壤液化的現象。而M04因為工作緣故，深深體會921災害的嚴重性，所以自願把個人體驗與救災經過跟國人解說。他表示：



921地震以日月潭為中心，雖然集集大地震命名，但事實上震災中央是在日月潭，周邊的災害最大，我深受其害，我也是災區救難的主管，所以我深深體會到說，921地震這個災害的嚴重性，因此我自願到921地震教育園區來當義工，來當解說員，可以把我親身體驗到的一些災害的經歷，和搶修的過程，跟我們國人來解說，因為我也是學土木的，所以對我來說這些東西就是工作本身的一項，所以我能夠非常詳細的解說，動機是要回饋這個社會，增加國人防震救災的知識。（M04）

綜合上述，可以發現所有的受訪者都認同推廣防災教育與服務社會的理念，雖然有兩位女性志工一開始會對災區感到害怕，但在館方或朋友的影響勸說下，也積極投入志工工作，而另外兩位男性志工則因為地震期間獨特的工作經驗，也促使他們想藉由博物館導覽服務，將相關的經驗與知識與觀眾分享。

二、展覽主題與學習

由於志工身兼學習者與導覽者雙重的身分，因此本研究接著想探詢他們對於展覽所傳達的主要內容、地震的起因及防災方法等相關的學習問題，以瞭解他們的認知學習與生活實踐。首先，詢問志工認為地震的起因為何，有8位志工都表示是板塊運動引起的，有兩位認為是能量釋放引起，退休的地理老師F03則給予較多面向的答案，認為板塊運動、火山爆發、隕石撞擊或核子試爆，都可能引起地震。從答案的相似性，可以發現板塊運動是館方傳達引起地震的主要原因，也為志工所吸收。雖然如此，當問到覺得這個地震園區主要想告訴觀眾的內容是什麼時，所有的志工都認為是以防災知識為主，而瞭解地震起因等地球科學知識，主要的目的也在於防災。如M09和F03都很清楚地說明防災教育的重要性：

讓觀眾知道，來到地震園區參觀，當地震發生的話，你要怎樣防範於未然讓他們知道說，如果發生地震，如何將災害減到最少，自己要保護自己，你要準備些甚麼東西。（M09）

而志工們也強調防災知識奠基在對地震的認識，以及從生活中著手作預防準備，如F01就認為防災與地震知識的傳遞是相關的：

第一個就是讓他們知道地震發生，就是看到斷層館知道它的威力有多大，它可以讓跑道隆起兩公尺多；第二個，知道它的威力之後就會想讓大家有預防的心理，平常你在家裡準備些什麼？所以這邊還有一個防災館，…（略）…每一個館都有它的教育功能。
（F01）

另外，比較特別的是F02，認為防災教育的基礎在於環保，她說明如下：

最重要的是告訴這些年輕的小朋友要愛護自己，環保要從自己做起；因為這個工作不是有地震沒地震，平常就要開始做好了…將來你要住的房子，或者你自己要當一個建築師的時候，一定都要有良心，我們自己要住的房子自己要去關心，看那個工程在設計上有沒有違法，有沒有合乎國家規定的法律去蓋那個房子，這樣你的房子會比較安全。（F02）

而這樣防災知識的學習與傳達，會不會影響他們日常生活中的防災措施？答案是肯定的。受訪的志工中，有5位受訪者表示會準備防災背包，有5位會加強固定居家物品或避免在高處放重物；另外，也有4位志工會準備手電筒，其中F02認為天災與環保議題息息相關，表示會加強種樹以鞏固泥土。至於問到整個園區包括許多不同的展覽手法，何者最令他們印象深刻，除了F01和M07最喜歡遺址及F10喜歡模型與地心劇場外，其他志工都提到工程館或互動性的展覽，原因有二：與生活結合、透過動手做可以親身體驗且觀察學習。如F03與F06都提到互動裝置的優點：

我喜歡能互動的展品，透過現場的操作及圖解，觀眾可了解防震的設備及技術，能降低地震破壞的強度，又如展品中花瓶有放止滑墊比沒放止滑墊的，在搖晃過程中較不易墜毀，可減少財務上



的損失，這種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防震觀念，在互動過程中，使解說不會太枯燥，觀眾也會有較深的印象。（F03）

我比較喜歡互動性的道具，互動型的我會覺得大家比較有互相溝通的感覺。（F06）

其次，有3位志工覺得現址保存的教育效果是不可取代的，隆起的跑道直接展示了地震的威力。F01和F07就表示：

遺址，就是現址保存的那種展示。因為那個就很直接的告訴大家，是最真實的，而且它的威力這麼大。但是動手做的部份對小孩子來說是比較有興趣的，因為動手做或許印象也會蠻深刻的。（F01）

喜歡斷層館的地層保存，因為它很清楚的顯示這樣大地震後隆起的地形變化，有2公尺的落差，它是一個實物，你體驗不到、但是看得見。（F07）

整體而言，志工們對引起地震的原因有相當程度的瞭解，也一致認為園區傳遞給觀眾最主要的訊息為防災知識，也因此工程教育館中的防災知識與互動展示，也是他們多數人較喜歡的展示方式。茲將志工們對於展覽主題與學習內容，整理如下表：

表2、展覽主題與學習

編號	最喜歡展示方法	發生地震原因	防災方法
F01	遺址	板塊運動	手電筒、防災背包
F02	互動性展品 跑道遺址	板塊擠壓 地殼的變化	種樹，鞏固這些泥土與地區 所有的櫃子都釘在牆上
F03	工程館互動性展品， 如高樓中的避震球、 止滑墊上的花瓶	板塊運動、火山爆發隕石 撞擊、核子試爆	防災背包

M04	工程館互動性展品	板塊運動、歐亞板塊相碰的能量釋放	注意房屋結構（法規政令、不隨意打牆、不加蓋、地基穩固） 家裡東西會固定好
M05	工程館互動性展品 地震體驗	板塊運動	睡在最頂樓、手電筒 在頭上的東西會加以保護 高處不放太多重物
F06	互動性展品	板塊運動	防災背包、固定東西 地震來的時候要往上跑
M07	防災教育館展品 斷層館的地層保存	能量釋放、地殼變動	每個房間都放手電筒（在地震前就有的習慣）夜間突發災變備用
F08	互動性展品	板塊運動	手電筒、食物和水，放固定位置 鐵捲門換成不斷電裝置
M09	互動性展品	板塊運動	防災背包
M10	模型（東星大樓倒塌） 影像館的地心劇場	地心、地球的能量釋放	防災背包（準備2-3天的食物、醫療用品、簡易的DIY工具）

此外，研究者針對「影像館」中的地震體驗活動，詢問志工的看法與感受，尤其是這樣的模擬體驗會不會勾起地震時驚恐的回憶或傷痛感受，除了M09表示：「蠻可怕的，也是會怕啦！……真的地震很可怕的」，多數志工表示不會，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地震體驗與921地震時的強度仍有一段差距，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時間已經逐漸治癒了傷痛：

嗯…因為我住南投，距離那個是比較近，那我們的感覺是很強烈，跟這邊…會有一點差距啦，那也許是對那種不是像我們剛好在災區附近的，也許更遠的，像南部或北部，他們的感觸也許沒有這麼強，對他們來說這也許是一種經驗。但當我們這種親身經歷過的，會覺得說跟當天的那種狀況是有一點…不像。不過對於沒有體驗過的是可以體驗看看。（F08）

不會（害怕），因為它那個體驗館在震動的時候你也可以看到一些影片，當時發生的事情，還有軍警的搶救等等…我在想大概是時間可以治癒人們的一些傷感，另外一個就是它的影片，還有劇

場的製作可以讓人家感受到傳遞的消息就是溫馨的。（F01）

應該是正面的。讓他重回地震那種情況，我們就是模擬那種震度……他會重回那個、他會記憶深刻。如果說他的親人、親戚朋友有產生災害、或是身亡、房子倒塌，那種慘痛經驗，他來的話那會很大的感觸。那一般的人的話好像來這邊玩玩的，他沒想到裡面有重大的意義在。所以這個我覺得這是很重要（M04）



創傷、知識與回憶：探921地震教育園區之展示建構與詮釋

地震體驗對於來自災區的志工及沒有經歷過921地震的觀眾而言，意義與感受是大不相同的。雖然與真實的921地震強度有差距，但志工們多認為博物館提供安全的環境，讓沒有體驗過921地震的觀眾，尤其是小朋友身歷其境：

我覺得我們的體驗還好，很安全，可是小朋友會很喜歡，他會覺得說，地震就是這樣子喔。那個體驗不錯。（F06）

然而，缺乏教育意涵的體驗活動，如未能於體驗活動中教導地震發生時應有的應變措施，對於小朋友而言，可能只是好玩的遊戲與體驗。反之，對於親身經歷過的觀眾，體驗無寧是交織著回憶與感傷，甚至喚起害怕的情緒。一般而言，博物館提供安全的環境讓民眾可以探索禁忌與傷痛的議題，如美國911恐怖攻擊事件；另一方面，民眾也可以在博物館中，確認並回顧歷史事件的發生（Ferguson, 2006）。但Cameron（2003）研究也指出，對某些人而言安全的議題，對其他人可能是不舒服、甚至傷痛的，其中時間與回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三、展覽詮釋與回憶

本研究接著想要探詢的是，對於這些來自災區的志工，921地震園區的展覽內容如何引發他們對地震的回憶？而距離921地震十年後的今天，他們是如何詮釋與解讀「影像館」中921的影像與歷史？根據訪談資料，除了M10剛從大陸回台北，沒有身歷其境外，其他的受訪者表示很自然會想到地震當時的情景：

會呀，會想到，搖得很厲害真的。上下左右……。我算是被搖過，因為我那個房子不是樓房，是一般的三合院，搖我不太怕啦，不是很緊張，我家裡的人跑出去，北斗也是搖得很厲害。
(M09)

那當然，那天我在霧峰，發生地震的時候，我太太不曉得，我就把她叫醒，我們在三樓睡覺，然後就沒有燈光嘛，就跑了下來……。(M05)

雖然來到園區會勾起地震時的記憶，但志工們表示會隨著時間流逝而適應，並將創傷的記憶轉化為追思，如：

不會了啦，已經這麼久了。剛開始還會很害怕，我有地震症候群，以前只要稍微一搖我就馬上知道，一級兩級我就會感覺到，現在比較不會了。(F02)

不會啦，現在應該撫平了，快十年了，而且你看慈濟也做很多，我本身也有在做很多，他做很多幫助災民，撫慰他們心靈，我們這邊應該做得還不錯。(F06)

剛來的時候感受會特別深……久了我慢慢就覺得感覺比較鈍了……我們也有遇到一些遊客他本來是住在這個地方，住在這附近的，那有的遊客他住在附近常常過來，所以我在想這個館的成立不會刺痛他們的心，這個館的成立可以讓他們追思以前吧……因為慢慢一切都好轉的感覺……那實際上如果狀況很差的人可能也不會到這個館，實際上他可能無餘力來這邊做個休閒，做個參觀的活動。(F01)

雖然有些志工一開始不太願意來到這個充滿傷痛的地方，但是隨著時間流逝及對防災教育理念的認同，也使得他們得以轉換其中的感受與意



義。此外，正如F01所說的，921地震受災嚴重的人應該較無餘力擔任志工；而從訪談中也得知，雖然不少受訪志工目睹周遭鄰居或親友家毀人亡，不過他們多數人目前狀況良好，才有餘力擔任志工工作。

「影像館」除了勾起回憶外，每位志工對於其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展覽或照片也不同，也因而有不同的詮釋與意義建構，有些志工會提到某張照片或展覽，而也有人提到特定的主題而非單一的展示內容。茲將志工們的回答，摘要整理如下：

表3：展覽內容與詮釋

編號	印象深刻的展示	原因
F01	兄弟獲救（新聞影片）	警惕與鼓舞作用
F02	柿子（照片） 孩童（照片）、瓜棚下（照片）	離去的人、受苦的孩童 凝聚力
F03	外國人救援團隊（照片）	各地的愛心
M04	九份二山整個裂開（照片）	山的滑動所造成怵目驚心的畫面
M05	重建的建築（照片）	在危難當中，大家互助合作，讓人非常感動。
F06	身分證（複製放大展示品）	歷史的軌跡，血淚的證實
M07	大樓、建築倒塌，橋梁斷掉（照片）	濃厚的土地情感 （生長於斯，因此認為對未來教育及防災觀念極待加強宣導）
F08	小孩子在哭（照片）	活生生的天災的紀錄
M09	好幾張敘述災害後的過程（照片）	看到這淒慘的事情，讓人心裡有防衛與警惕。
M10	台北東星大樓兩兄弟（新聞影片）	保持體力才可以獲救的基本知識

從表9可以看出受訪者印象深刻的展覽內容，以救災相關的人物報導或照片較多，如F01及M10都提到了東星大樓兩兄弟奇蹟獲救的新聞短片：

可能我自己就在這附近，所以很多影片我印象都很深刻，只是有些細節我忘記了，比如兄弟他們很多日才可以找到，他們在冰箱附近之類的這種。有的我覺得對一般人，不管他們是不是在災區

待過，都是蠻不錯的，有的可能會有一些警惕作用，有的可能會有一些鼓舞作用。（F01）

從同樣的新聞報導，卻有情意與知識兩種不同的詮釋與感想，如F01覺得有警惕與鼓舞的作用，而M10則獲得保持體力才可以獲救的基本知識。除了東星大樓兩兄弟的新聞短片外，也有人對孩童的淚水（圖7），印象最為深刻：

我會很怕去看那個照片，921當時的照片，就是那個照片裡面有一些是921當時發生的時候，有我印象很深是一個小孩子在哭，我會很害怕看到那一個，我會覺得就是那種…那種心情上就會受到影響，所以那個區塊是我、我比較不敢去接觸的，可是那是真的是活生生的一個紀錄，就是…就是一個天災的紀錄。（F08）

雖然災難照片令人難受，但F08仍肯定真實記錄的重要性。F02則提到柿子、孩童及瓜棚下三張照片，分別給予她對於離去的人、受苦的孩童以及團結凝聚的不同感受：

就看到柿子的那個，就想說媽媽那麼辛苦種那個柿子，結果要收成了人真的就走了，就蠻難過的，就看到那些孩子啊都沒有…倒是我看有一張就是瓜棚下那一張我是蠻欣慰，就是覺得大家都有那種凝聚力，像有時候我覺得921它告訴我們大家台灣人非常善良，大家都拼命救人，跟SARS不一樣，所以921的時候我覺得我們台灣的人心地好善良，可是看到SARS我就覺得奇怪，人怎麼這麼無情？所以我會覺得兩個不一樣。（F02）

不同的照片除了引發F02各種心情外，也引發她比較SARS與921事件之不同，前者突顯了台灣社會面臨傳染病時獨善其身的自私現象，而後者卻展現了臺灣人的團結與凝聚力。另外，F03及F06也對於國際團隊的救援或是救災當中的一些小故事，特別感動：

有吧……就是外國人來救人我就覺得說，愛心的這一面，這是我

印象比較深的地方。（F03）

應該是身分證那個，有很多啦，因為我本身是災區的，所以我看到那裡面會覺得，其實我們影像館裡面有一些事實的。……就是那個身分證幾年幾月這樣，特別有感覺。（F06）



創傷、知識與回憶：探921地震教育園區之展示建構與詮釋

展區除了以照片介紹各國的救援團隊外，其中以塑膠複製放大的身分證（圖8），內容除了介紹沈昭良為遺失身分證的災區居民免費拍照的行為，也讓人聯想到：代表個人的身分證，在災難中被無情地摧毀遺失，而許多身分證的主人也已離開人世。



圖7、「影像館」中展覽孩童的照片，最令女性志工印象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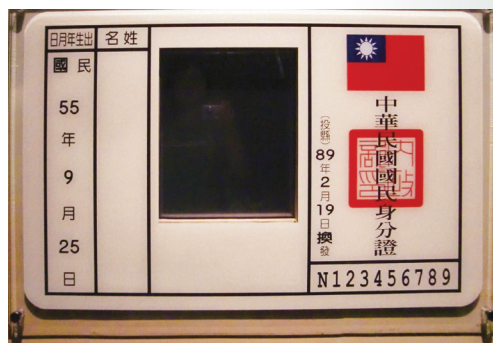


圖8、「影像館」以複製放大的身分證，介紹沈昭良為遺失身分證的災區居民免費拍照的行為。

除了上述關於災民與救援的報導與照片外，也有男性志工對於摧毀與重建的地景與建築有特別感受，如M04就對土地崩裂感到怵目驚心，而M07則對土地表達了濃厚感情：

建物倒塌，那橋為什麼會斷，這印象非常的深刻……每一張照片對我來講印象都是滿深刻……我歷經了53年1月18日的白河大地震（當時在嘉義服役）及921大地震，就內心啊，就是我講不出話來……或許我們這年代對這個土地感情比較濃厚也不一定，就是有這樣的感受啊，尤其在這裡長大的，在這個災區長大的，最希望的是這地區大家都平安，都有防災觀念，這是最期盼的。（M07）

也有人對於象徵災後團結重建的建築與地景，有特別感受。如M05對於許多建築師不求回報投入重建，格外感動：

關於重建的部分，有些建築啊，讓人看起來有現在的感覺…我看他們的最主要還是那些設計師，他的投入、他的設計出來的東西，就讓我們感覺說非常感動啊，因為他們都捨棄了一切，很多的比如說他的報酬啊，來協助啊……當時在危難當中，大家互助合作，讓人覺得說非常感動。（M05）

從上述志工個人對於「影像館」展品的不同反應，也發現不同的新聞報導與照片，引發觀眾不同的情感。蔡琰和臧國仁（2003：104）曾經分析災難報導的新聞美學，指出「新聞除了告知真相外，一再地引發我們的情感」，而引發諸如感情（affect）、情感（feeling）、移情（empathy）或認同（identification）與回憶等不同反應。而「影像館」的展覽內容最能引發觀眾921地震的歷史記憶，而其中又以救災與奇蹟式生還報導以及兒童照片，較能夠引起女性志工的感與移情作用，進而感到鼓舞或憐憫；而無情的地震所造成的地貌變化，較易引發男性志工對大自然產生恐懼與敬畏之情，也讓人對被摧毀的土地產生不捨情感。此外，物品的意涵，如身分證及柿子表徵了擁有者的曾經存在與努力，而瓜棚下照片與災後重建的建築則代表了救災時的團結與凝聚力。因此，恐懼、憐憫、鼓舞與凝聚力等不同情感，會隨著報導敘事而交錯呈現，而最終希望透過歷史記憶的追悼，如同園區吳主任強調的未來展覽方向，迎向希望與未來：

我們今年921策展的時候，我們的展覽裡面不會出現悲傷、屍袋啊、靈柩啊、哭泣啊，我們的結論都是走向希望，看到未來，我們在各展館裡面，包括影像畫面，它的結論都是光明的，……看到轉變而不是看到悲傷，這也是我們在災難博物館要注意的事。

從志工的反應得知，雖然回憶921地震會帶來悲傷的情緒，然而遺忘並不是最好的方式，重要的是如何運用各種展示元素，如紀錄片及口述歷

史的方式，持續關懷受災居民的後續重建與生活，透過歷史的回憶與反省，轉化為撫慰與新生的力量。

六、結論

如同左邨陌（2003：6）提醒，「當『非常』時期過度到『如常』階段，往往也是遺忘的開始」，然而他認為敘說與書寫創傷有其必要性；除了能夠喚起人類共度時艱的生命記憶外，也能透過回憶與敘說，達到解放內心深藏的壓力與沉默之聲的效果。認知治療學派陳淑惠（2000）等人整理Tedeschi與 Calboun之論點，則主張透過對災難事件之詮釋與理解，可以達到「重新裱框經驗之認知結構（reframing）」的效果，且以協助受苦者以正面、有利個人福祉的思考角度，來賦予創傷事件可管理性（manageability）、可理解性（comprehensibility）與具意義性（meaningfulness），進而建立自尊且積極的人生觀。以這樣的觀點分析921地震教育園區的展示與志工的學習與詮釋，發現以科學教育為主軸的展覽，清楚地協助觀眾了解地震發生的原因及防災的措施，賦予創傷事件可管理性與可理解性。

Feguson（2006）研究指出當代社會事件，對某些人而言，5年後即成為歷史，但對有些人而言，卻需要50、60年來沉澱，才能將之視為歷史的一部份。從志工們的訪談中可以發現，回顧創傷時的情緒是澎湃複雜的，這些情緒也為創傷事件灌注了深刻的意義。王嵩山與董靜宜（2000）曾經指出，921地震後的相關展覽，往往以科學為模式，只能解釋事物的如何（how）層面，而心理復健與人文議題卻較少受到關注。這部份的欠缺，於921地震園區中由「影像館」的展覽填補，該館的內容除了讓觀眾回憶充滿創傷的災難事件外，並以相當積極正面的角度，報導社會大眾投入賑災與救災，引領觀眾將悲傷的回憶轉為希望與力量，並從中建構出憐憫、感動及團結合作等意義。羅念生（2006：6）討論亞里斯多德《詩學》中悲劇的昇華（Katharsis）作用時指出，



創傷、知識與回憶：探921地震教育園區之展示建構與詮釋

悲劇所引起的憐憫與恐懼，除了能洗滌心靈外，也「在于淨化憐憫與恐懼中利己的因素，使他們成為純粹利他的情感，換句話說，在于使觀眾忘掉自我，對全人類的共同命運發生憐憫與恐懼之情」。這也說明了為何來自災區的民眾，願意重返災難遺址投入志工的工作，將個人的創傷與回憶，藉由時間的沉澱與展覽的詮釋，轉化成為協助社會大眾認識並瞭解地震的力量。

面臨台灣社會重大的集體創傷，如同卡繆在小說中《瘟疫》提到，在與黑死病的奮鬥裡，能夠贏取的只有知識和回憶；而面對天災所造成的社會集體創傷時，科學知識也並非地震園區所能採取的惟一論述。在災難日益頻繁的當代社會裡，如何在科學知識的學習下，交融歷史的記憶與教訓，擴大關注台灣各種災難之形成與原因¹，並探討天災所隱含的人文意涵與環境生態議題，引導社會大眾深思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意義，或許是未來可以進一步思考與探討的。

1 2009年8月5日訪談921地震園區吳德棋主任時，他強調該園區未來展覽內容將不限於地震，並積極關注探討台灣各種天然災害，以增進觀眾的防災知識。而2009年9月19日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所主辦的「台灣自然災害史與災後重建」學術研討會發表本論文時，評論人張譽騰教授也認為以單一921地震為主題的園區，未來應該將各種災難之形成與原因納入展覽的範疇中，並思考災難博物館新的價值。

參考文獻

- 921地震教育園區，2009。921地震教育園區網站。網路資料：<http://www.921emt.edu.tw/>，2009年8月10日瀏覽。
- 大涵設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邱文傑建築師；莊學能建築師事務所，2004。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第一期工程)。建築，86：52－63。
- 王嵩山、董靜宜，2000。博物館與地震論述：一個教育人類學的觀點。2000博物館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 左邗陌，2003。知識與回憶之間：紀念「九二一」震災四週年。歷史月刊，188：4－10。
- 李政寬、邱世斌，2007。國震中心科普教材開發與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地震工程館落成。國研科技，16：55－61。
- 何培夫，2003。近代大地震遭難紀念碑。臺灣文獻，別冊5：2－5。
- 吳東明，2000。地震博物館腳下的微弱呼喊。中國時報，2000年8月31日。網路資料：<http://www.wfcca.org.tw/modules/news/print.php?storyid=11>，2009年8月1日瀏覽。
- 吳延晃，2006。災難下的物體系：九二一地震後物件博物館化的故事。博物館學季刊，20（2）：7－29。
- 汪文聖，1999。創傷的記憶或遺忘？——一個時間現象學的探討。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5：77－100。
- 周晶生，2002。九二一地震博物館規劃在社區中的實踐歷程。博物館學季刊，16（1）：15－25。
- 郭一娜，2008。探訪日本博物館 看不到一張悲傷的照片。國際先驅導報，2000年6月30日。網路資料：<http://www.cns.hk:89/gn/news/2008/06-30/1297271.shtml>，2009年7月26日瀏覽。
- 張譽騰，2003。博物館大勢觀察。台北：五觀出版社。
- 陳佳利，2007。被展示的傷口：創傷與記憶的博物館筆記。台北：典藏出版社。陳淑惠、林耀盛、洪福建和曾旭民，2000。九二一



創傷、知識與回憶：探921地震教育園區之展示建構與詮釋

震災受創者社會心理反應之分析 — 兼論「變」與「不變」間的心理社會文化意涵。中大社會文化學報，10：35 - 60。

蔡琰、臧國仁，2003。由災難報導檢討新聞美學的「感性認識」——兼談新聞研究向美學轉向的幾個想法。新聞學研究，74：95 - 119。

顏祺昌，2001。時間空間與攝影－解讀報紙中九二一大地震之相片。南華大學傳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

羅念生，2006。譯者導言。亞里斯多德原著，羅念生譯，詩學。頁：1 - 1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Cameron, F. 2003. Transcending fear- engaging emotions & opinion- a case for museums in the 21st century. Open Museum Journal, 6：1-46.

Ferguson, LA. 2006. Pushing buttons：controversial topics in museums. Open Museum Journal, 8：1-30.

Foote, K. E. 1988. Object as memory：The material foundations of human semiosis. Semiotica, 69(3/4)：243-268.

附錄 921地震園區志工訪談提綱

一、動機

- 1、請問您擔任志工的時間有多久了？當初為何會想來擔任志工？
- 2、談談您擔任志工主要的工作內容。



創傷、知識與回憶：探921地震教育園區之展示建構與詮釋

二、展覽主題與學習

- 3、您覺得這個地震園區，主要想告訴觀眾的內容是什麼？
- 4、整個園區包括許多不同的展覽內容，如儀器、照片、互動體驗和地震遺址，最令您印象深刻的展覽內容和方式是什麼？為什麼？
- 5、你對於博物館將因地震而突起的跑道，還有毀壞的學校教室保存，作為博物館展示的一部份，您個人的看法如何？
- 6、921地震園區共分為五個館，你比較喜歡的是哪一區？為什麼？
- 7、參觀921地震園是否有幫助你更了解引起地震的原因？
- 8、您覺得參觀921地震園區是否有幫助你地震的防災措施？舉例說明

三、展覽詮釋與回憶

- 9、您覺得看展覽是否會讓您回憶起地震時的經驗嗎？
如果會，你會想避免這樣的回憶嗎，還是可以幫助您正面的看待過去？
- 10、對於「影像館」展示並報導了921地震發生的經過還有救災的相關報導和照片，您有何感受？有沒有那張照片或報導讓你印象深刻？
- 11、您是否有到「地震體驗劇場」，對於可以在博物館裡體驗與921相似的地震搖撼，您感覺如何？

四、其它

- 12、最後，您覺得921地震園區的展覽內容，有沒有需要增加或改進的地方？

Trauma, Knowledge & Memories : On the Exhib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921 Earthquake Education Park

Chia-Li Chen

Abstract

On September 21, 1999, the central part of Taiwan was struck by an earthquake which was one of the worst natural disasters of the past century in Taiwan. In the wake of the 921 disaster, the government decided to build a museum to preserve some of the phenomena of the earthquake on the Kwangfu Junior High School. The 921 Earthquake Education Park not only retains the original sites as a record of the damage wrought by the earthquake, but also adds educational facilities designed to inform and console the public. What was the social context that mad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useum possible? What messages does the exhibition interpret the disaster? How does the audience, especially the volunteers from the earthquake area, learn and interpret in the museums? These are the research questions tha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narrative of the exhibition of the 921 Earthquake Education Park starts from the knowledge of science, which is followed by recollection of the historical incidents, rescues and reconstructions in order to lead the audience from the traumatic darkness to the bright future. The analysis of interview data shows that the exhibition helps the volunteers to understand the causes of earthquake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measures, which make the disaster manageable and comprehensible.

The recollections triggered by the exhibits also assist them to transform the trauma into strengths to support and facilitate others to understand the disaster.

Keywords : volunteers of 921 Earthquake Education Park, earthquake exhibition, traumatic memories, disaster prevention education



創傷、知識與回憶：探921地震教育園區之展示建構與詮釋

臺灣文獻

第六十卷第四期